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

卷第二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二

謹述生財之道疏

爲謹述生財之道以備富國之謀事富國有三端曰穀曰金足穀之道最急在屯田足金之道最急在錢法鹽法按會典屯田原額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今存六十三萬七千三百

九十七頃每分五十畝納正餘糧二十四石地
有瘠則陰益其畝而必以二分爲頃洪熙間免
餘糧六石正統間免正糧上倉其法始做正糧
者本軍應食之糧唯上倉而以時給之可以免
花費可以平市價可以操與奪今免之則視爲
應得其田亦視爲固有而典賣隱占生矣今額
可查也其不能查者以隱入有司民田冊籍據
占者利於免衛所差徭而有司又利其額外徵

收令法當查各州縣細數著落撫按責成有司則舊額始可清如徒責軍衛無益也額清則即以六石計之當有餘糧七百五十餘萬正糧一千五百餘萬盡令上倉除正以時給本軍外其餘糧盡納本色不得以三錢三錢五分爲折則一歲所入可抵兩歲漕運較之今所入不懸絕哉其處置之道亦有二端一則在民者不必責還軍軍已消亡故也只令見有田者照額上納

不則人得無値而佃之則衆不驚一則在軍者當着管屯田之選於本省衛所通融酌量擧其職者一年即加守備銜三年即加都司僉書補實缺守備則官皆奮矣錢法者本帝王司天下之大柄也宋之偏安尚有二十六監即永安一監歲鑄八十萬緡今天下歲鑄幾何然若無銅耳宋元祐中歲得銅一千四百六十萬斤今幅員更廣豈不能辦臣嘗於萬曆間考北錢每萬

爲工本銀十一兩二錢五分依六文准銀一分
爲息五兩四錢一分六釐零南錢每萬爲工本
銀七兩七錢一分四釐零依十文准銀八釐則
其息僅二錢八分五釐零南北之利相去豈止
十倍今法當以北爲式而且依往年大工例每
五文准銀一分則每爐歲限二十鑄可得錢一
百六十萬文爲息銀一千四百兩天下開鑄爐
則歲可得一千四百萬兩而又鑄當十大錢民

便而息更重務有行臣議者爲崔呈秀所廢今
當復之歷朝舊錢俱以十文准銀一分其行僞
錢與私鑄者俱必不待時目下坑冶未全開則
先銷銅器非三品不得用銅典制也即坑冶既
開亦照唐宋例禁以銅爲器然必皆嚴爲科條
而其要在遵祖制徵收用錢不用銀則錢自通
行有司不得加火耗貪吏不得資滿載猾胥巨
蠹俱難爲姦成色不分三尺難欺若鹽法則目

下當用舊疏理袁世振行其舊法以救一時而其大本在錢法旣行之後以其息百餘萬修復祖宗官買官賣之法蓋戶口較之先朝已十增其九而行引不增焉豈皆淡食哉以私鹽行也禁私鹽之法莫善於祖制祖制每竈丁課鹽四百斤給工本米一石有餘鹽則每二百斤給米一石貯之於倉官賣於商私相交易者篏後官不給本聽商執引買於竈則勢不能復禁其私

改其律爲納贖是敎之販也而徒責遊徼巡之
得乎今官買官賣其本不虧但當存鹽法中耳
私鹽旣絕引可增十倍歲所入千餘萬矣此三
法簡易易行只在行法須嚴而用才須當法行
不特加派息而國已富伏乞 聖明裁察焉

辭關鎭疏

奏爲臣身誼當効死臣名誼不受辱乞褫臣以
明臣不受辱成臣以明臣當効死事臣於舉世

賊武之日獨以年未壯筆未禿謬承曠典黽勉從戎原欲効死封疆以明世荷國恩之義耳乃幾死於逆璫掌 皇上復官擢用此臣効死之日矣 皇上又允御史袁弘勳之請先加臣府銜臣竊覩御史疏舉劾甚多中所劾朱梅者原係撫夷官從不領兵臣見其所領防撫兵千餘精整可用乃請於舊樞輔孫承宗使管其營此其為前鋒之繇也劾臣所薦而臣受薦以增官

臣心不安也但所云遁迹贓跡則事在臣去後未知其詳故但與詞辭加銜兼請致仕以明辭受之義耳蒙聖明允臣辭銜不允臣致仕此要臣効死之日矣方在靜候擢補忽有太僕寺少卿徐景濂薦臣爲閩帥拜疏後以稿示臣臣前疏所言捕酋禍甚奴酋閩賊害淺黔賊是時捕酋尚未報擁衆犯邊閩賊尚未報流突温州也而臣先料其必犯宣雲必突浙直不幸言中故

寺臣過臣下問卽以臣爲可用萬一　陛下誤
聽其言此要臣効死之日矣然臣又有不安於
心者不敢不直陳於　皇上之前寺臣疏中所
薦湯賓尹馮銓臣實有說賓尹空負文譽貪淫
好殺不能枚舉卽如占鄉紳梅守極之妾而復
占其鉅萬之產又欲致其子死地欲致故友孫
日隆於死地而復占其鉅萬之產又占其弟婦
其最密之門生亦曾爲臣言之以師儒之官躬

禽獸之行而最後以歷按崔呈秀傳應星而皆
不得起遂托門生李蘷龍薦於魏忠賢爲佐命
半相以贊逆謀忠賢欣然分付閣臣使入揆地
故特留王祚遠掌院以禮侍與之使　先帝龍
馭不於廿二日上賓則賓于廿三日登啟事矣
此信傳於留都翁任留都今在廷之太臣有爲
臣言之故南京吏部郎中涂紹煃當　皇上新
政即首糾賓君及魏廣微而有阻之者曾商於

臣臣以大義成之今與賓尹同受人薦臣何顏對紹燈乎至銓者因臣於辛酉言熊廷弼王化貞必兩敗力阻故輔葉向高葬保任王化貞是時銓以化貞爲可任大吒臣言後其言中故爲講官時正三李得時之日李曾生在兵垣欲言邊事自見曾以銓言者薦臣臣在舊樞輔慕用恥之而欲疏閣樞輔曰我欲偕此以就邊事可直言以速我禍哉未幾而逆璫矯旨阻臣用矣

未幾而銓忽超越大拜矣臣實駭懼不敢一字相聞而銓怒矣故當吳淳夫務其死灰斷蓬皆集其門此指武進知縣許復也復以終處不謹俗忤東林為謫求復原職銓曾許之為告於逆璫故既擬溫旨吏垣復為抄參銓恐淳夫點明此事當信實然故遂委之於臣謂死灰斷蓬得非茅元儀乎　皇上試問袁崇煥曾否囑其薦舉崇煥方投揭揆樞求用臣豈煩銓囑故使臣

李代桃僵耳而臣幾逮矣復係臣鄉人故臣知之若非指復何以復當溫旨科抄之後以銓敗而不得復官故臣前疏即言最後波及又言李代桃僵已明犯銓怒矣今寺臣旣以銓爲可用銓之生平不待臣言但寺臣爲地方而用其所皈依之人之所怒恐亦不便也請乞 皇上盡褫臣官以謝寺臣之知然或以臣爲避難又無以明臣之當劾死也請乞 皇上發臣遠戍使畢命

鯨鯢豺虎以明臣義伏乞聖明矜憫俯允施行

辨誣疏 銀臺不上

爲懇乞聖恩俯鑒冒死逐虜微勞并察未經發餉無憑剳軍情節事臣自 皇上龍飛復官擢用又蒙獎賞所著武備志隨蒙允加府銜誼不敢受旋以不容於樞臣王在晉回籍後以御史袁弘勳疏論輔臣劉鴻訓因被反叅內及薦臣一節勳乞提臣證明臣不待部文星趨赴京求

昭名節中道危證垂死人所共見兵馬司回文
可據後聞部議回籍聽勘方候旨抱病南行忽
聞虜警竊計臣嘗贊樞輔孫承宗恢寧錦右屯
四百里處處當先今寇在門庭方奉旨命廢將
勤王臣蒙恩獨深豈敢後人扶病旋北叩闕求
嘗前鋒而門禁已嚴通政司又不受章奏道遇
承宗同至通州此時十一月廿五日虜已至通
承宗於廿八日率臣等三十六人二十四騎赴

之是時城外消息不聞臣募死士訪的滿桂在德勝門向與臣矢死同心報國知臣在通州不勝喜臣請領通城步騎八千與桂合師城下與賊誓死一戰承宗部署已妥忽因祖大壽回遼承宗奉旨往關以臣素爲遼人所信強使同行是時虜騎充斥與承宗共誓同盡一劍幸而不死得抵關門　皇上試問遼師何以復回關門何以固守雙旺闗家屯何以得捷建昌何以得

復復而何以得守此雖承宗仰藉天威而臣之
嘔心於謀畫竭力於調遣一段苦績承宗累題
可據遼人萬口具在恐不能掩也苟蒙聖恩使
以原官領龍武營事龍武共四營而此三營原在
關外城守臣於三月十七日奉旨到任始趣調
回整搠至四月初始到唯後營向駐關門而兵
將又在三屯止有八十二人看營臣先管束一
面速請招募一面議脩已廢戰船收拾廢棄銃

砲約所省朝廷金錢鉅萬於四月初四日奉委
署鎮初六日誓師登舟兵歷過正二三月餉未
發臣以兵無餉必譁破而求道臣王楫借發以
致負傲岸之嫌至初十日晚餉始俱到營而猾
役二十一人是夜劫衆爲譁挑詞以餉到不發
而臣先所管後營抵死不從即譁兵亦未始有
剋捐一字道臣塘報關臣叅疏可證王楫手寫
挑照譁首董永威等極稱臣罪以安軍心亦止

兵言目下餉到未發未有剝軍一宗今現於永
威處獲證使此時軍兵果有此言豈容掛示驚
入執照以爲免死之符耶總之臣若畏罪托病
則極向來誣參所坐罪不至死而猶犯虜鋒兩
入圍城無非圖報　皇上之恩豈敢反愬諸皇
上之法且臣即不肯而思棄措乃餉至而軍怨
譁譁後而縣撫敝臣何從剝卽誣以嚴刻乃舊
經統領者積有時日及無怨言未經管束者怨

何從生且譁當折係將官稱跟役並無一名營兵名單獲存關廳可證且承宗疏奏聖旨覽卿奏茅元儀兵譁事情殊經酌訊姑准杖贖欽此臣已仰荷天慈酬恩無地所有冤苦至情汗血微積正苦叩天無繇豈敢抗延玩法今泥首赴闕略述始末仰懇 皇上垂憐臣破家爲國捨命當虜忤人生隙行法罹法俯賜昭雪臣生死感戴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

卷第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三

海島情形疏 擬代高陽公

爲海上情形已著應著宜周乞定廟算以一人心齊物力以資勝畧事臣接邸報登萊撫臣袁可立以總兵官沈有容所報金復情形止聞其進守金州一著不言事之不當爲而言勢之未

便者四誠哉其言也奴以赤地之計投我餌而誘我入入則中其彀也我向之欲速取四衛者以因糧於民則餉不匱因兵於民則死鬬之衆與深入之兵俱可一當百今兩者皆失所望矣然因其不可入置而不問則奴明張勢以扼我我束手而受其制也卽謂四衛可以徐圖然則登萊之大帥移師入島者爲何不過欲乘機以動耳今機著矣而終不能入在今日之不可

入者遲之數年亦未見其可入也且其邊愈遠則我之機愈不可得其漂搖於島中徒使將士習勞餉餽艱虞耳即奴向之畏我而設計者已漸知我之無能爲矣不獨登萊也有容不能入金復豈毛文龍之獨能入鎮江耶其孤城之不可守同也其餽餉之不可繼同也其應援之不可待同也然則舉朝所望於文龍制奴者皆在夢也文龍之請進師請以鮮師助亦其酬恩激

舊之一念耳實未深言其利害也不獨此也自皮島而入鎮江九連猶廣鹿之入金復也其皮島之入金復也地益遠力更不能彼不知地里而謂四衛盡可責之文龍一人者夏夢也又不獨此也自皮島之金復其為途坦其為道里雖遠而尚近若欲襲取老寨則自鎮江而至寬奠寬奠入奴寨也尚數百里即向時劉挺所進之路也牛毛董古諸險非可以偏師度也即險可

也令有容述毛文俊之言欲以舟師駐蓋套夫有容之兵止三千人合淮兵登兵不滿萬人守北汛且無帶而不足欲遠及蓋套此妄語也臣頃令南海口之師哨入蓋套其入途近其為節短自蓋套入而據蓋據海終覺蕃帥臣之責也有容令不能據金復誠是也然則竟一無所用乎以孤軍據空城則不足以遊兵擾敵境則有餘我之舟當冬而凍則固可收入島中當氷泮

而風和則自金而復皆沿海而可擾者也今年不能擾故復州尚有耕種明年擾之則彼又失一州之糧矣其衆不減而租入減此窮蹙之繇也度文龍之師非五萬不可今亦宜簡料果有五萬勝甲之人舟足以載馬足以追足用楯朋車以禦馬衝險此不可不預備也淮兵合之登兵其大約二萬餘舟足與否登之鎮撫爽速討之其餘資具則與文龍二三也覺華之師一旦入

則據蓋蓋據而可與渡三岔之陸師相應而入海矣我不得海則雖得金而不能守奴失海州則雖有遼陽得勝城而亦不能守此必然之勢也今覺華所不足者舟舟具而勢成矣不虞無將無兵也但登津之舟必取辦於淮浙而欲遼資船於登津此未深長思也物力竭官作脆故言拙言雇而欲以較南數倍之物力造之登津此更未深長思也如其可為則籌之熟矣又何

煩待計耶三鎮成而奴皆全身已無完膚陸兵以車衛步以騎佐車自寧遠而廣寧自廣寧而牛莊自牛莊而海州據海州為家以制全遼反掌之勢也然其遲速之間則難言矣我氣稍振而神氣未全不可速也規局已定而物力未齊不可速也故言速者非也遲之數年我軍之氣愈惰我將之志愈玩我民之脂愈竭彼休息而氣完也彼益而其完我可撫之西虜彼亦可餌多

內難之朝鮮易爲陰陽使其蟄伏者一出我之
待時者反爲所待我欲困彼者先於自困此智
者所不能謀也故言遲者亦非也今㕔將士之
氣在於上主恩而下持法齊三軍之力在於呼
必應而時無稽而總其大要在於定廟算而旁
猜遥臆之人莫關其口喜功倖進者無言速延
日便私者無言遲以遲速之機待之天者無後
天而悔以遲速之機聽之人者轉而操之我則

此事終有崖略不然而徒爲後世之所笑揶揄之臣不足惜其如宗社大計何伏唯　陛下冲年踐祚即歷艱虞正上天所以啟聖今唯毅然乾斷合天下之志以爲一而後弭天下之亂以爲平操術要而致功速唯聖明留意

遼土遼民疏　擬代高陽公

爲因遼民以守遼土因遼土以養遼民據現在之情形圖久長之模畧以展守之局以固守之

勢事竊臣自受事以來幾及二年圖畫物力揣度事情必不敢浪言進取奮一日之憤除百年之憂使一有蹉跌進退失據以貽君父尊大之憂但古之言守者莫善於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無重關累險於外則居內者自震撼不寧窺外者亦驚發狙伺故自京師去山海途不過七百里本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欲藉郡邑之城以為內縮之計義所不敢出也關門一線天下藉

以安危必憑此以爭勝負之數賊未至而心自

爽賊已至而衆先潰亦義所不敢出也稍前數

里設爲重關一之與二殊無差別而浪費金錢

以爲裹之襲面之灘要義所不敢出也臣以善

守者必先戰於守之外則迎之於近與迎之於

遠等迎也善守者又必限之於可據之勢則遠

有足憑之隘與近難施築之基易辨也頃臣於

九月初八日自關東發抵於中前所蓋去關三

又次日臣投策問舟以向覺華島島之去岸不過十八里轉盼而渡難民之居此者已盡移寧遠唯金冠之水兵在焉然數纔及千撤船纔三十艘而已島爲唐文皇東征之地遺蹤彷彿猶然在目劄駐此爲遼西適中之地而又因水風之力以用其無方之威智者所必爭也其島之東盡爲孟葫蘆口與寧遠之鎮倭堡相峙如門各駐一軍築銃臺於上臟沙唬之舟於下海門

天設片帆不能飛渡而又以島之背設臺以向
其外則水道遂絕蓋大海汪洋雖可四達而遼
舟非傍嶼不行傍必不從水至而即處於水亦
竪此心折且三門之勢若吸之應呼無論賊來
必能從水傍擊而賊窺此勢即絲陸亦多顧盼
臣已移南海口之沙船及御史游士任之唬船
於彼但惜其少也孟葫蘆口近與鎮倭堡爲對
而又遠與葫蘆套爲對此可頃刻飛渡亦猶海

門之勢也臣次日還寧遠又次日而相度背山又次日而問葫蘆套則在寧遠之東四十里矣自寧遠而東黃沙白草寂無人影即臣春時東巡中後以東之景象也其墩臺未毁依然荆莽之中二十里而至雙樹堡蔭木猶存人家若在怦怦不能已也又十里而至連山堡則城垣已盡唯餘角臺民家果樹猶交枝亞幹於其間又十里而至罩笠山蓋與葫蘆套俱象形而名其

山屹然於中北去瓦窰谷不過二里南去海畔
之瞭倭臺不過十里此亦東來一碍也使壁於
其山而臺於兩涯銃可以横擊平壖之地爲濠
爲壕山麓谷衝爲垣爲墻其費甚寡虜即不難
越度而低徊之際大銃四擊而海可爲水伏谷
可爲騎伏藏之於此亦過半矣臣先一日命金
冠將水師來會亦刻期而赴其還也亦如之以
之應陸可以無殆此沙唬之效也自此而望塔

山則十里也杏山則三十里也松山則五十里也山皆平衍可以哨探而未可據守西還而臣問灰山之道蓋自灰山接拉子山而首山而海岸共不過三十里而山之高峻者去其三之一因山以補垣因地以高築截長補短不能如原議八里舖之三十五里也自關門而東唯此山隘可以盡收形勢於內而外截東來之路其環道西虜必偺徑於紅螺山自白塔峪而出白塔

峪者我向之邊堡也去寧遠二十里收據大勢
於晉山而傍截其偺道則自無可入西虜所通
之地雖彩而衍然既有撫賞以爲一時之覊縻
徐修邊墻築臺堡以准薊鎮之例則可收此二
百里爲內鎮而此外之恢復始仍昔日之邊勢
蓋其策臣亦不敢自主而取前經臣王在晉百
萬修關之議而遠之無百里則不唯復收封疆
而且去京師愈遠則聲勢愈緩一關之外又有

重關收外為內設險愈多　祖宗時必有此計請而力未及修舉創之可以垂千百年之利其地去紅螺山在百里之間守紅螺之說鎮臣毛文龍會昌言之而廷臣欲臣采取之臣以不能棄巳地而入虜疆然守於此則紅螺之險巳收其鑰而拒其戾即前撫臣閻鳴太欲急守寧遠之說其言固自不刊但虛內而騖外先後緩急之間終非臣小心謹慎者所能辦今無百里之

内爲名城者五已俱塡實爲大道之堡者七已
塡實其五爲邊堡者十七已塡實其九稍爲料
理可以全復昝日之約略而後圖修築於遠其
勢爲不倍臣雖用有異同而終不能舍其成畫
益今日之規橅固有必當圖之機而亦有不得
不就之勢遼民入於關內高貲者可以坐食可
以貿遷壯而䠶者爲兵於各鎭其貧不能食孱
不能戰力止能耕者以耒耜爲生而關以內之

戰守之具關門所有者足關門之用則漸移於外關門所無者計道以數千計日以數月計臣今暫任前屯使近而易移者顧關上諸臣應臣不得獨緩可以旬月取辦遠而難猝辦者雖近奉明綸督責諸司猶不能不大聲疾呼以慫望皇上之叮嚀也至築關之費前經臣約以百萬而他費不與焉臣以班軍三年之力限三歲而成則五十萬金亦遂可辦其設關於晉山而名

之因寧遠設水關於撒山以當一片石其規模已定鳩工不遠發前允狢金之半以成萬世之業仰體聖明必能悉鑒臣之前疏陳三路水師進取之法原不離守以爲戰今以近在肘腋目擊手創之事仰于天聽亦不能離戰以爲守伏冀

皇上留神斷决使臣終歲之圖維而未敢盡言者今言之而即可奏效則迂濶駑劣雖無當於盛明而因危圖安因汚成隆一代中興端

有望於聖明也

議島事疏 擬代高陽公

竊以四衛爲遼鎭之腹心據兩河之樞紐故全遼之存亾全係四衛之得失而金州又爲四衛之腴壤故臣初規遼事是時奴正守四衛臣欲招攜乘隙營據此地以剸賊腹心故屢疏欲於登萊自開正局今科臣李會生議取金州實見其大但屈奴自徙金州之民即墮金州之城無可

據之險即欲塹南關以自固而十里工程非旦夕可竟一航爲渡又隨處可入故今日之事必責登萊據旅順以南通其脉絡必責寧遠據蓋州以北接其咽喉蓋州雖尚有賊而近海易登且城郭依然可扼以守得蓋則金復旅順盡在掌輿之内而奴無濱海之地則用海之術窮所爲防遂減[illegible] 高皇帝之取遼於納哈也雖焉國用之兵自薊而遼以渡三岔而馬雲葉旺實

先自登州以取金蓋蓋河東沿海之地始於蓋耀而迄於旅順其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若鱗相次其自遼陽而來必繇海而耀而蓋雖間有岫巖小道而峻嶺不能行軍故葉旺守金州營田築隍為根本之計馬雲守蓋州以遏絕虜馬納哈遂不能度反自鎮江繇廣鹿長生島駕海艦自東而西為馬雲所誘北折至蓋盡殲無遺今若據旅順蓋州以守金則用 高皇之舊策

又有毛文龍在皮島見今廣鹿長生之間處處有守奴必不能復循此道故曰用海之術窮兒自天津而灤河口而關門而寧遠右屯俱爲海之右而右屯其極也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俱爲海之左而蓋州其極也今臣已出據河西爰自松杏南至右屯廣寧已在包絡之內然不敢貪復廣寧之虛名而受困疲之實禍者正以其去海遠而陸運爲難也昨見有議復廣寧而明

旨以必須多兵令臣相機赫赫聖鑒已睹其微
臣三年以來焦營若畫着必求穩以爲今日之
所守當以海爲家而使轉輸不疲且近海之地
俱極肥饒兵既護於外則民得恣屯於内而遼
民漸可復業今年糧運盡至右屯而河西遂得
安枕今得廟堂定議决守旅順臣當督率舟師
扼蓋州之口與相犄尾使四衛之肥饒漸實遼
民而我南通登萊北通關門俱庶帆可渡而與

無絕餉之慮異日即遼陽已復奴穴盡洗而民
已半殘城多堙毀亦當且盡力於此而後徐圖
其內自登州至旅順風便僅二日程而皇城等
島皆有程限可泊故旅順必責之登自覺而守
至右屯則臨河而渡止在相時河東而守至蓋
州則遊騎所至可恣飛揚奴若得海之朋則向
日之隱慮而不敢明言者正不在如女直渡海
寇宋明犯千里之怒濤而別有聲虛擊實之妙

可以使我百萬之兵踊立關門而無所用其尺寸我得海以爲用則運旣通田可屯食不窮而兵日壯且毛文龍遠在皮島非海不渡近日間使自四衛而陸行至關使我據四衛方可達至蓋州風便僅一日程而又有右屯以爲止則其地愈近而三家溝一帶亦可依泊故蓋州必責之寧遠以覺之去寧遠止二十里而去登尚三千里也總論兩河之全局守關門而不守覺華

則無以扼海之要而海道足以見瑕守覺華而不守右屯則無以展海之用而勢不能以包括守旅順而不守金則水落石出終為張盤守金而不先據蓋則脣亾齒寒難同葉旺河西以旦夕期應遂能合三鎮之力使奴肆其鴟張欲渡三岔則我右屯之師移北一步即遏其前蓋州之師馬首一縱即擊其半渡而毛文龍始得用其牽制使奴久為驚伏則地近謀露情迫勢見

遼民日歸奴計日慼兩三年間必有可乘之機
合三面以爲攻而奴已在四圍之內是以守以
戰俱無蹠此說者必以右屯蓋州去虜愈近恐
因以致虜而屯聚日廣反資盜糧不知遼陽之
去關門與去旅順俱七百里聠奴之掠張盤行
無人之地焉爲之蹩而不惜張盤終受其毒固
知奴之來不來不在地之遠近亦不在糧之有
無使兵勢既壯則右屯蓋州正足以扼其吭兵

勢尙弱則雖棄旅順置金州撤關門之守猶闗門之地而虜馬無不可至臣前此不敢言者不唯兵力未齊而舟車皆不凑手徒以張虜諜而㤟我膽如臣至今日而不言則奴或以全力據四衛而爭之也甚難近日塘報奴方脅降張盤力治舟艦臣所向隱而不敢言之危着度其已見此矣而我方處堂一旦力窮於應則其憂在宗社

以下係翟儀爲大帥取益州調度自出高

賜公手筆以逆擋矯旨不用儀故遂不果

止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　終